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

第五回 法王行特權選舉僧正 法國用巧計大困英王

卻說當時占羅馬法王的王位，就是因奴善第三世。他的天性固是驕傲，且有本事。智略非凡，久懷大志，一旦有機會，他就要崛起，去覬覦非望的。這時一千二百五十年，正是大僧正腓卑爾病故。這選舉大僧正的權利，在這克裡士查及康列巴裡的僧侶處。腓卑爾死去這晚時，這些僧侶中氣盛志大等人，趕著集會協議，決定舉列治士拿繼腓卑爾的後任。從來舊例，選舉康列巴裡的僧侶，先要經英王認許，往後才能夠請羅馬法王承允。那時僧侶實深惡英王的行為，看他不在眼眶裡。不依舊例，就使選出的列治士拿密赴羅馬，直請羅馬法王承認。列治士拿這個人，天性純篤，謹直沉實，是很有名望的人。誰知密赴羅馬的事情還未做出來，人都知道了。不一會，這個消息就傳到英國去。約翰王知道後，憤怒異常，大訴不平。說選舉康列巴裡的僧侶，他本來有權利的。這回事情不給他知，實在無理！更說克裡士查的僧長，任用這些少不更事的人任意妄為，侵他的權利，這還了得！刺刺不休。於是他們知辦不下去，決意另外選舉奴威治的僧正，繼腓卑爾的後任。通知約翰王。

約翰王正憤他們輕舉妄動，後來見他們知道錯了，就直贊成許可。這康列巴裡的副僧正，亦已答應。僧長中人於是選十二個僧侶，派去羅馬，稟知法王，說前所選的列治士拿有不妥當的地方，所以另選奴威治的僧正。誰知羅馬法王於列治士拿與奴威治的僧正，兩個都不許可。卻嚴命這十二個僧侶，選舉卡治拿蘭格頓。若背他命令，英王與及各人都處以破宗的刑罰。這蘭格頓本生自英國，但自小孩子的時候遊學法蘭西，與羅馬法王同窗。兩個性情很相投契，兩人幾等骨肉一樣。

這約翰王聽見這樁事後，遷怒於克裡士查的僧侶，要解散他們的集會，又把他歲入的金谷剝奪乾淨。於是法王因奴善憤約翰王專擅無道，就發一張宣告，要禁制他。這專橫無理的約翰王不理會法王的命令，越發橫暴起來。翌年，法王更出一張破宗的宣告。約翰王依舊不理，竟沒有半點兒悔改的念頭。後經三年，法王見他更不像樣，命約翰王的臣下對約翰王不要守這誓守忠義的誓詞，更托法蘭西王，將約翰破宗的宣告實行出來。

這個時候，約翰王狼狽異常，天天要挽挽回勢力的法兒。但他的臣下都脫了忠義的誓詞，沒有可以依靠的，進退維谷。這驕傲不馴的約翰王，正像陷阱的虎狼，不能發威。不得已，走謁法王，謝罪悔過，一切要求都答應了。於是約翰王從法王的命，就承認蘭格頓被選做僧正。且把英倫、愛爾蘭的封土，通通獻去上帝聖卑爾、聖波爾與及世世相繼的法王。法王就派一使臣，給他一張赦免狀，令約翰王年年上納五千馬克的貢金，領回這些封土。更令約翰王對他的使臣邦爾輔所用扈從的儀仗，都要用封建制度最服從的禮式。邦爾輔事畢返國，法國國王腓律勃大稱贊邦爾輔，這次奉法王的命令，挫約翰王的凶鋒。再普告萬國，說道：「約翰王現在改心悔過，把他國土捧呈去聖卑爾等。凡信我聖教諸公，此後不要妄攻擊他。若有攻擊約翰的，就認他做冒瀆上帝，一定施以刑罰云云。」這約翰王既在法王面前深謝違令的罪，這些禁制他的刑罰自然解免。於是約翰王到這時候，心裡才安穩些。

然貪婪無厭的約翰王，想起捧呈法王的封土，很不甘心。天天欲想一別法兒，侵略它國，擴張自己的版圖，償還這些損失。於是向波特示威運動，逼近法國，屢次舉兵掩襲腓律勃的領土。但這時腓律勃正與日耳曼帝阿疏開仗，在魯賓士地方大破日耳曼軍。軍氣方揚，國威益振。約翰王戰一場敗一場，不特毫無所得，且耗師費財，狼狽周章，不可言喻。後來知這事很難成，不得已引兵歸國去了。

約翰王自經過這情形，漸漸曉得專事外侮也不是長策。翻過來專心一意，謀國內的治安。更恐外寇侵進來，與法國國王協商，在支奴敵血為盟，訂立兩國平和的條約。

這約翰王雖是絕意外侮，專理內政，然他縱酒荒淫的行為，貪婪刻酷的性情，一分一毫都沒有改過來。天天說甚麼整頓，聲聲說甚麼改革，總是誑的沒有一點兒的成效。這些狐群狗黨頑固奸險的官吏，依舊佔據要津，專以撲滅改革黨為國家第一件要事。舉國人心越發憤激起來。貴族呢，則憤王的專橫；近屬呢，則怨王的兇暴；庶民呢，則恨王的壓制。除了幾個狐假虎威的官吏，自上至下，沒有一種不疾惡他、仇視他的。約翰被這些奸佞蒙蔽，似在夢中一樣。聲色狗馬，歌舞太平，外邊的事情一點兒都不知道。真是魚游沸鼎，燕巢張幕。你話可憐不可憐呢！此是這時實在情形，今且不暇細說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